

马年说“马”——甲骨文里的“马”

□ 赵爱学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□ 陈 灿 北京市海淀区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实验学校

古人把与人类生活关系密切的6种牲畜——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狗、猪称为“六畜”，其中马因身体矫健，擅长奔跑和负重，可以载人载物，位列六畜之首，也因其特性被用于军事用途。正因为与古人生活关系密切，马也被列入十二生肖，与十二地支的“午”相配。目前所见，十二地支与十二生肖动物搭配的生肖文化最早见于出土秦竹简中，不过搭配组合与今天有些差别，尚未固定下来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与地支“午”搭配的是“鹿”，而“马”与“未”搭配；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所载十二生肖已与现在一致，“马”与“午”相配。隋萧吉《五行大义》卷五“论禽虫”说：“午，朝为鹿，昼为马，暮为獐。《本生经》言‘旦为马，昼为鹿，暮为麀’。”^①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说：“夫马似鹿者而题之千金。”^②这说明古人眼中“鹿”与“马”有一定相关性，所以“鹿”也可以与“午”相配。大家熟知的成语典故“指鹿为马”，赵高的行为虽然离谱，但可能并非像一般理解的那样离谱。考古发现，世界范围内马的驯化最早在距今5500年左右，中国稍晚，大约在距今4000年左右出现在黄河上游地区；在距今3300年左右商代晚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殷墟等地，考古发现多个车马坑和马坑^③，说明马已经在当时人的生活中充当重要角色。这在同为商代晚期的甲骨文中也有鲜明体现。时逢马年，我们谈一下甲骨文“马”字及其演变，以及“马”字在甲骨卜辞里的用法。

一、甲骨文“马”字的释读与构形

甲骨文“马”字因为比较象形，很早就被认出来了。最早的甲骨文考释著作，孙诒让1904年编成的《契文举例》，其卷下“释文字”专门考释了甲骨文“马”字：“龟文‘马’字有数体，亦皆象形。……第一字（按：指《铁云藏龟》2.2之‘𠂔’）有尾、有蹄、有鬃，形最完备。”^④罗振玉《殷虚书契考释》卷中“文字第五”也说：“卜辞诸字形虽屡变，然一见而可知为‘马’字。”^⑤甲骨文“马”字异体字特别多，代表性的就可以选出如下十余形：

^①（隋）萧吉：《五行大义》，清佚存丛书本，第36叶。

^②《韩非子》卷一三，明嘉靖四十年（1561）张鼎文刻本，第6叶。

^③袁靖：《动物寻古：在生肖中发现中国》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23年，第196—199页。

^④（清）孙诒让撰，楼学礼校点：《契文举例》，齐鲁书社，1993年，第120页。

^⑤罗振玉：《殷虚书契考释》，《殷虚书契考释三种》，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170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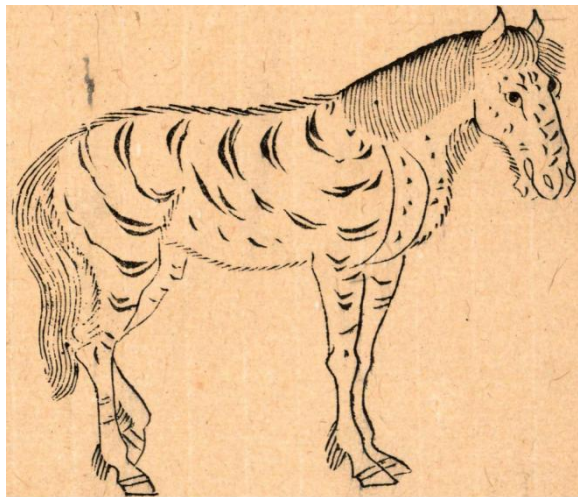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
图1 鹿蜀（明胡文焕刻格致丛书本《新刻山海经图》）

甲骨文“马”字为马象形，不过我们也会注意到，虽然其异体众多，但马腿、马蹄朝左或右侧立，不是朝下（如图1）。甲骨文“虎”字等大部分动物象形字情况相同。这背后原因应该是当时日常书写是用竹简。动物形象立起来，才能适应狭窄的竹简。商晚期铜器何马觚上的族徽类铭文“马”作，因不存在幅面窄限制，“马”并未侧立。

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解释“马”字说：“，怒也；武也。象马头、髦、尾、四足之形。”许慎是就演变后的小篆字形说解，说“马”字构形“象马头、髦”是正确的，但说象“尾、四足之形”是错误的。所谓“尾、四足”应该说的是“”下部的“”部分，认为虚线以左是“四足”，以右是“尾”。根据甲骨文字形及其后演变来看，“四足”很明显是对变化后的小篆形体的误解。著名古文字、古史学家徐中舒指出《说文解字》这个错误：“甲骨文凡关于禽兽的象形字多作侧视形，只能显其一面，因此四足的兽只画两足。《说文》中凡马、鹿、羊、豕、象、龟诸字，都解说为象四足形……这些字在小篆里也的确是像四足形……这类的错误全是根据当时讹变的字体而来。正当的解释是尾三足二。”^①“”下部的“”很明显是由甲骨文字形的马尾“”演变而来，“”除“”以外的两个线条为“两足”。小篆“马”字马尾“”其实也是类化的结果，如小篆“豕”字作“”，“象”字作“”，尾巴构形相同。

关于汉代对马足和尾的误解，西汉司马迁《史记》记载了一个有趣的故事。《史记·万石张叔列传》记载：“建为郎中令，书奏事，事下，建读之，曰：‘误书！‘马’者，与尾当五，今乃四，不足一，上谴死矣！’甚惶恐。”唐张守节《正义》引颜师古云：“‘马’字下曲者尾，并四点为四足，凡五。”^②这个故事是说郎中令石建上书皇帝奏事，皇帝批阅后发回时，石建才发现奏章中“马”少写了一笔，“尾”与“足”加起来应该是5笔，而他写成了4笔，因此很是惶恐，担心皇帝降罪。所谓4笔、5笔，当是西汉张家山汉简所见“”及“”，字形下部分别为4和5个短划。


^①徐中舒：《再论小屯与仰韶》，《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》，中华书局，1998年，第148页。

^②（西汉）司马迁撰，（宋）裴驷集解，（唐）张守节正义：《史记》卷一百三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，第2766—2767页。

《说文解字》用“怒也；武也”来解释“马”字，是用传统的“音训”方式，也就是用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来解释字义。《章太炎〈说文解字〉授课笔记》载章氏对此的说明：“怒也，武也，‘马’‘怒’以迭韵为训。古音‘马’‘武’皆读‘姥’，音同。故‘司马’作‘司武’。”^①章太炎《新方言·释言》又解释了“马”与“怒”意义关系：“今荆州谓面含怒色为‘马起脸’。”^②意思是生气和发怒时脸拉长像马脸。

甲骨文“马”字可与马骨考古相互印证。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夏商文明的中心，这一地区的殷墟等地最早发现家马遗骸，同时期甲骨文也在行用。家马的出现与“马”字的产生必然有联系。袁靖先生《动物寻古：在生肖中发现中国》指出，因为这一地区距今3300年以前几乎没有发现马骨，而此后发现多个车马坑和马坑，说明家马是突然出现在殷墟地区。或者从西边甘青地区传入，或者从北边内蒙地区传入^③。朱凤瀚先生认为，“商人由自郑州迁都北上始，亦即二里岗上层文化晚段至殷墟文化一期间（约自盘庚至武丁早期）与来自欧亚草原东部的北方族群频繁接触后，开始使用马、学会使用并制造马车与青铜车马器。马的利用，成为商文明飞跃发展的重要因素。”^④“马”这种可以负重、载人载物、可以用于征战的新的动物传入当地后，与人的生产、生活、军事紧密相关，自然要为其造字以便于交流、记录。甲骨文“马”字异体异常丰富，反映甲骨文“马”象形字的造字时间或许就在此一时期。一般认为，因为甲骨文已经非常成熟，在其之前一定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，但甲骨文时代也有部分反映新事物和现象的新造字。甲骨文传统五期划分的第五期，也就是商朝最后的帝乙、帝辛时期，有一批仅见于此期的记录马毛颜色等的马旁字。这也说明，随着马日益融入人的生活、对人的重要性日益增强，对马的观察和区分也越来越细致。

二、“马”字从甲骨文到楷书的演变

“马”字甲骨文象形字很明显是商晚期金文“𠂇”的线条化。甲骨文“马”字继续线条化和抽象化，象形性一步步减弱。西周时字形进一步简化和规整。此时期马的头部已经基本固定为“目”形，公贾鼎的“𠂇”仍保留马嘴形，算是例外。此时一个主要的变化是马脖颈的鬃毛移到了头部“目”形处，如西周甲骨文的“𠂇”，金文中作册大方鼎的“𠂇”、豆闭簋的“𠂇”等。并且马鬃毛的短笔划^⑤开始与“目”形中的短划相接，如上述西周早期甲骨文的西周甲骨文的“𠂇”，西周早期扬方鼎的“𠂇”。到西周晚期，“目”形中短划与鬃毛短划开始连为一划，如史颂簋的“𠂇”、孟辛父鬲的“𠂇”。此时期“马”字的马尾也有个明显的变化，之前马尾与马背为一个线条，此时则多为马背与马后腿一个线条，马尾单独一个线条，

^①章太炎讲授，朱希祖、钱玄同、周树人记录：《章太炎〈说文解字〉授课笔记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部首第18页。

^②章太炎：《新方言·释言》，《章太炎全集》四《新方言》《岭外三州语》《文始》《小学答问》《说文部首均语》《新出三体石经考》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14年，第59页。

^③袁靖：《动物寻古：在生肖中发现中国》，第199页。

^④朱凤瀚：《殷墟卜辞中作为军队的“马”与“多马”（初稿）》，《第二届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”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》，清华大学，2025年10月。

^⑤本文以“笔划”“线条”指称隶楷以前，以“笔画”指称隶楷以后。

如“𠂔”。这也是与其他动物字类化的表现，如西周早期的作帛商簋“帛”字作“𠂔”。不过到春秋时期，此尾部变化并未继承下来。

春秋时，“马”字鬃毛的三个短划已基本与头部“目”形的短划连为一划，尾部基本与马背一个线条，整个字更为规整，如石鼓文的“𠂔”。此时期字的象形性已大为减弱。

战国时各国分治，言语异声、文字异形。东方六国文字尤为草率诡变、俗体流行，简省现象非常突出。如齐系玺印文字中“马”字作“𠂔”“𠂔”，晋系玺印中“马”字更是变作“𠂔”“𠂔”，马身仅以一横代替。如果说玺印文字有其特殊性，那么反映文字日常书写的楚系竹简，“马”字有的简省作“𠂔”“𠂔”等，与晋系玺印中“马”字类似，马身以两横或一横代替。此简省形体有脉络可寻。大概属战国早期的曾侯乙墓竹简有字形作“𠂔”，字形构件尚齐全。最左侧两斜划为马腿，右下三斜划为马尾。新蔡楚简的“𠂔”与此类似，只不过有的笔划由斜划变为平划。此类字形马身构件都围绕马头布局，在一定程度上与秦系文字的“𠂔”相似，只不过没有后者方正。包山楚简“马”字作“𠂔”，看似字形特异，其实不过是把马身与马头分离，并且把上述“𠂔”马尾二笔划变为水平而已。曾侯乙简又有字形作“𠂔”，马尾仅两个笔划，上博简“马”字作“𠂔”与此类似。简省字形“𠂔”“𠂔”很可能是从“𠂔”“𠂔”二形基础上简化而成。

《说文解字》小篆记录的是秦汉间使用的篆文，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。但因为许慎编纂《说文解字》有整理汉字系统的目的，个别字形构件会作系统类化处理，与当时汉字实际情况有一定偏差。《说文解字》小篆“马”字作“𠂔”，与上一时期战国时字形不合，却与春秋时期石鼓文“𠂔”相合。小篆“𠂔”的尾巴构件“𠂔”显然是石鼓文“𠂔”尾巴“𠂔”的变形。上文也提到，其尾巴构件“𠂔”与《说文解字》“豕”“象”作“𠂔”“𠂔”一致。“豕”“象”在西汉早期张家山简中分别作“𠂔”“𠂔”，尾巴构形与“马”字小篆相同，只不过线条拉直了。同是在张家山汉简中，“马”字作“𠂔”等，这说明《说文解字》“马”字篆文很可能是为了汉字的系统性及保留“马”字象形性的目的，与“豕”“象”等动物字作了类化处理。

战国时的秦国文字到秦代文字，上接周金文，下启隶书，与东方六国文字相比，字形相对稳定，为演变的主流。此一时期，是汉字发展史上的“隶变”时期。因汉字使用频繁，为节省书写时间，汉字的弯曲线条开始拉直，汉字的结构也往往发生笔划和构件的粘合。睡虎地秦简“马”字形作“𠂔”，在春秋文字基础上，进一步发展，省略马身，两条马腿与马尾都与马头笔划直接相接；北大秦简“马”字有字形“𠂔”，马腿、马尾弱化为较短笔划，围绕在马头左下及下部；秦玺印“马”字作“𠂔”，马尾构件的一个笔划与马头最下横划连成一线，已不易看出尾巴形状，字的象形性进一步减弱。睡虎地秦简“马”字有字形作“𠂔”，尾巴构件进一步变作“𠂔”，最右侧笔划在与马头最下部笔划一体的基础上朝左弯曲，开始奠定后世“马”字字形基础。整字也更方正，反映了汉字方块化的演变趋势。里耶秦简“𠂔”马腿构件朝下、朝中收拢。秦封泥“𠂔”二马腿完全移至横划下部，与马尾的3笔划并列为上文说过的5笔划，“马”字形至此基本定型。

西汉时“马”字字形与秦代基本一致，如张家山汉简有字形作“𠂔”。其较大变化，一是，马尾最右侧笔划与马头最下部笔划成为一体后，马尾其余二笔划与马腿二笔划相对独立；二是，因为字已不象形，此4个笔划可多可少，有时简化为3个，如张家山汉简的“𠂔”，

有时简化为两个，如居延汉简的“馬”；三是，此4个笔划缩短，逐渐变为“点”，如张家山汉简的“𠂔”“𠂕”“馬”。个别的此4点草书连笔写为一横，如居延汉简的“𠂖”。居延汉简还出现了草书连笔字形“𠂗”“𠂘”“𠂙”等。其中“𠂙”形体极度简化，仅保留字的外形轮廓，是后来简体“马”字的滥觞。

发展到汉代今隶阶段，“马”字整体字形扁平，笔画横平竖直，左下4笔画定型为4个“点”，如史晨碑的“馬”、肥致碑的“馬”、居延汉简的“馬”、熹平石经的“馬”。后三者已经开始出现楷书笔画形态。楷书成熟以后，左下4个“点”之形成为主流规范字形，如北魏太仆卿元公墓志铭作“馬”；也有继承草书写法，4个点连为一横的异体字形，如北魏穆彦墓志作“馬”。至于“马”字楷书简体字，上文已提及，是从“马”字繁体草书楷化而来。

表1 “马”字字形演变表

殷商甲骨文、金文	西周甲骨文、金文	春秋	战国	小篆	秦西汉古隶、草书		汉隶书	
							繁体	简体
								

三、甲骨刻辞所见“马”字的用法

大部分图书馆甲骨卜辞中，“马”字有其本来用法，即记录动物马，包括圈养马、骟马，用马作祭祀用牺牲等。又用作方邦名“马方”，以及与“马方”相关的“多马”等军事武装、“马亚”“马小臣”等职官名。

国图甲骨^①11382+12716（《合集》^②29416+《合集》13841=《合补》9296）（图2）为两块牛胛骨残片拼合，残辞内容为：“……畜马才（在）兹厩疾，其……”，意思是在这个马厩里畜养的马生病了，应该采取什么措施。《合集》29415有类似的卜辞：“王畜马在兹厩…母戊，王受[祐]。”“兹厩”说明当时圈养马，且不止一个马厩；为马厩里的病马卜问，说明当时对马的重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此甲骨中“马”字“𠂔”字形特异，马身与“目”形马首右下角相接，而不是常见的与中间眼珠处相接，外形上像是马牵拉脑袋，或许是通过字形额外

^①本文主要依据国家图书馆藏甲骨分析甲骨文“马”字用法。以“国图甲骨+藏号”形式指称所引甲骨片。文中甲骨插图若实物照片字比较清晰，则仅放实物照片，不同时放拓片图。

^②《合集》为大型甲骨著录书《甲骨文合集》简称；另《合补》为《甲骨文合集补编》简称，《屯南》为《小屯南地甲骨》简称。




表达马病状态。同片“厩”字中的构件“马”则是正常形态。甲骨文虽然已非常成熟，字与词已严格一一对应，但也偶尔会表现出汉字成熟前的原生态，即字形表达字外意思。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《合集》10405记录的一次“车祸”，后面小臣的车因车轴断裂撞了前面商王的的车。这里车轴断裂的信息就是通过“车”字的车轴断裂象形额外表达，句子中并无相应的字词。



图2 国图甲骨 11382+12716(《合补》9296) 图3 国图甲骨 4423(《合集》24507)

国图甲骨 4423(《合集》24507)(图3)为牛胛骨边残片，卜辞记录了对马的阉割。其释文为：“…贞：又(右)[赤]马其[辖]，不[岁]。”加“[]”的3字残缺，且骨面剥蚀，中间“马”字已不甚清晰。不过《合集》29418有同样的完整卜辞：“左赤马其辖，不岁。”字体完全相同，应该是同时所卜，据此可补国图甲骨 4423释文。“岁”字于省吾先生认为是“烈”字初文，“不岁”指马不悍烈^①；蔡哲茂先生认为“岁”字是“死”字省文^②。这两个释法放在句子里都讲得通。卜辞意思是问右侧驾车的赤色马阉割后，是否不悍烈，或者是否会不死。《动物寻古：在生肖中发现中国》引用日本学者佐原真对马阉割的研究，指出未经阉割的公马在战场上因与敌方母马调情而影响战情。公马阉割后性情会更温顺，并且秦始皇兵马俑拉车的公马全部是阉割过的^③。从这一点看，阉割公马让其温顺是驾车前的必然步骤，似无需卜问预测，而阉割过程是否会致马死则需要担忧，释“岁”为“死”更合理。不过说“岁”字为“死”字之省，现在不能确认。

马可用作祭祀的牺牲。国图甲骨 2463(《合集》19847)(图4)为龟左背甲残片，存一条完整卜辞：“甲子卜，夬：絜马至祖乙。”是卜问是否向祖先“祖乙”献祭马。国图甲骨 3021(《合集》16180)(图5)为龟右背甲残片，也是用马来祭祀，卜辞为：“贞：虵(杀)马。”卜问是否通过割杀马方式祭祀，“马”字右侧稍残缺。卜辞所见，马作祭祀牺牲，一般是用于较重要的男性祖先，且出现的频率和数量远低于牛、豕、羊、犬等动物，反映当时马的重要性。

^①于省吾主编：《甲骨文字诂林》，第1426页。

^②蔡哲茂：《甲骨研究二题》，《中国文字研究》第十辑，大象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46页。

^③袁靖：《动物寻古：在生肖中发现中国》，第213—215页。



图4 国图甲骨 2463 (《合集》19847)

图5 国图甲骨 3021 (《合集》16180)

马在当时主要是用于驾车，目前还没见到用于骑乘的证据。根据考古发现，殷商时期马车为一驾两马。上文提到的“右赤马”“左赤马”，以及甲骨文里“左马”“右马”说法，相当于后世文献的“左服”“右服”。甲骨文“车”字有“𠨍”“𠨎”“𠨏”等形，也反映当时马车形制为两轮、一车厢、一辕、一衡、两轭。卜辞所见，当时会卜问驾一车的两马是否匹配。国图甲骨 1287+2153 (《合集》36417+《合集》8359) (图6) 为牛胛骨残片拼合，释文为：“戊戌卜：王其¹𠨍²马³𠨎⁴、⁵𠨎⁶马⁷𠨏⁸ (𠨏)，小臣⁹𠨐¹⁰，克尸¹¹𠨑¹²…”蒋玉斌先生认为，此条卜辞记载商王卜问将“𠨍”地之马“𠨎”与“𠨎”地之马“𠨏”匹配；小臣“𠨐”驾车，“是很生动的商王乘车出行的辞例。如何匹配驾马，由谁驾车或奔走，均是商王关心的话题”^①。刘一曼、曹定云先生《殷墟花东 H3 卜辞中的马——兼论商代马匹的使用》一文根据考古发现，指出商王（或高级贵族）外出乘的马车辕左、右的驾马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：“如殷墟车马坑中，分置于辕左、右的两匹马，马架的长度与宽度大多基本相近，表明原来马的高度也大体相似。我们曾对一些车马坑马的年龄作过初步鉴定，同坑二马的年龄大多接近。这些迹象表明，驾车的马不是任意配置，而是经过选择的。因为只有经过精心挑选，搭配合理的双马驾车，才能保证王和高级贵族出行的安全。”^②

当时车马的数量单位是“丙”。国图甲骨 6049 (《合集》11459) (图7) 为龟腹甲右后甲残片，中间左侧有有残辞：“…马五十丙。”此外《合集》1098 有“马廿 (二十) 丙”，《合集》36481 有“车二丙”，可知“丙”是车马的数量单位。“丙”字后来演化为“两” (两个“丙”并列)，再变为后来的“辆”，专用为车的数量单位，马的数量单位则用“匹”。

^①蒋玉斌：《释甲骨文中有关车马的几个字词》，《中国书法》2015年第10期，第138页。

^②刘一曼、曹定云：《殷墟花东 H3 卜辞中的马——兼论商代马匹的使用》，《殷都学刊》2004年第1期，第10—11页。



图6 国图甲骨 1287+2153 (《合集》36417+ 《合集》8359) 图7 国图甲骨 6049 (《合集》11459)

甲骨文里“马”字除了指动物马本身外，比较常见的是用作“多马”“多马羌”等，作为一个军种。卜辞常用“多”加人物身份名词表示某一类人。朱凤瀚先生赞同学者旧说，认为“多马”的“马”是指甲骨卜辞中的“马方”，可简称为“马”；进而论证卜辞中的“多马羌”与“多马”是一回事，“羌”是表示“多马”的族属，善于驭马；“马方”早期与商为敌，后来臣服，成为专门驭马的军事组织；马羌融入商王朝后，甲骨文后期不再有“马羌”“多马羌”的说法^①。

“马”与“多马”“多马羌”是重要军事力量。国图甲骨 19772 (《合集》5716) (图8) 为龟腹甲残片，其上部卜辞作：“丁亥卜，贞：[多]马从戎。”其中“多”字残存下部一角。句中“从”字义为“追逐”^②，“多马”追逐戎敌而战。国图甲骨 4869 (《合集》5719) (图9) 为牛胛骨残骨条，有卜辞“令多马”，同片另条卜辞有军事将领“沚𠄎”。国图甲骨 11195 (《合集》6763) (图10) 为牛胛骨残片，下部、中部两条卜辞正反卜问要不要“令多马羌”，最上部残辞有“伐”字。这些都是商王令“多马”出战。后二骨都属甲骨五期的第一期，字体相同，“马”字写法高度相似，说明“多马”与“多马羌”应确实为一。

卜辞又有“多马卫”。国图甲骨 2504 (《合集》5712) (图11) 为龟腹甲残片，卜辞为：“[戊]卜，癸(宾)贞：令葍以多马𠄎(卫)𠄎。”商王令“葍”(人名)率领“多马”防卫“𠄎”(地名)。国图甲骨 11232 (《合集》27943) (图12) 为牛胛骨残片，卜辞作：“甲辰…多马𠄎(卫)从北。”“多马”从北面防卫。此二条“多马卫”卜辞，前者“马”字作“𠄎”，

^①朱凤瀚：《殷墟卜辞中作为军队的“马”与“多马”（初稿）》，《第二届“古文字与中华文明”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》，清华大学，2025年10月。

^②黄天树：《契文琐记》，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6辑（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十周年论文集上）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，第13—14页。


后者“马”字作，二者用法完全一致，而前者“马”字形为疑为斑马象形。由此可见，马躯体无论有横线与否，字的用法并无不同。



图8 国图甲骨 19772 (《合集》5716)



图10 国图甲骨 11195 (《合集》6763)

图9 国图甲骨 4869 (《合集》5719)



图11 国图甲骨 2504 (《合集》5712)



图12 国图甲骨 11232 (《合集》27943)

“马”与“多马”“多马羌”既参与征战，又参与商王田猎。国图甲骨 1343 (《合集》27964) (图 13) 为牛胛骨残骨条，存两条卜辞，记载“马”负责设陷阱用以捕猎。两条卜辞为：“甲子卜：其灋𦍋(陷)…”“𦍋(惠)马乎(呼)灋。”“惠”为句首发语词，“马呼”为受事宾语前置，正常语序应是“呼马”，商王呼令“马”去设陷阱。“𦍋”为会意字，上象麋鹿，下象陷阱，字形意思是用陷阱捕麋鹿。“灋”字仅见于此片甲骨，是在“麋”字

旁多加“水”旁，比较奇怪。有观点认为“灋”字也是“陷”字异体，麋鹿喜欢水所以“麋”字可叠加水旁^①。这个解释似乎有些牵强，甲骨文中累加水旁的字一般是地名。此处“灋”字也可能为地名，即在这个地方设陷阱。国图甲骨 12007（《合集》27942）（图 14）为牛胛骨残骨条，骨面剥蚀，字不甚清晰。中部、上部两条卜辞为：“惠（惠）马亡（无）乎（呼）射，𠄎（擒）。”“惠（惠）多马乎（呼）射，𠄎（擒）。”是从正反两面卜问让还是不让“多马”去射猎，会有所擒获。“马无呼射”正常语序是“无呼马射”，不要呼令“马”去射猎。“马”前置说明卜问的重心在“马”。此片甲骨正反问一件事情，一条说“马”，一条说“多马”，正说明甲骨卜辞里“多马”与“马”所指为一。国图甲骨 12033（《合集》27963）（图 15）为龟腹甲残片左甲桥部位，存两条残辞：“于壬田…”“…惠（惠）马。”明显也是“马”参与田猎。前文已说，此片“马”字象形性已减弱。



图 13 国图甲骨 1343（《合集》27964）



图 14 国图甲骨 12007（《合集》27942）

^①王晶晶：《释甲骨文“麋”“陷”的两个异体》，《甲骨文与殷商史》新十二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22年，第160—168页。



图 15 国图甲骨 12033 (《合集》27963)

甲骨卜辞里“马”与“多马”参与田猎多是作为先行部队，卜辞多用“马其先”“马先”“先马”等表述。“商王在前往田猎区狩猎之前，马队须先行，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探察当地天气，或须提前安排商王到达后的诸项事宜，并借田猎进行军事训练。”^①“先马”相关卜辞虽然一般同时卜问是否下雨，但“探察当地天气”不是“多马”的任务。下雨与“先马”是商王同时卜问的内容，而不是“多马”先行考察田猎地天气。国图甲骨 2574 (《合集》27948)

(图 16) 为龟腹甲残片右甲桥部位，存一条完整卜辞：“庚午卜，贞：翌日辛王其田，马其先，𠄎(擒)，不雨。”庚午这天占卜，问第二天辛日商王去田猎，“马”先行，是否会有所擒获，是否不会下雨。国图甲骨 13571 (《合集》27951) (图 17) 为牛胛骨残片，存一条完整卜辞：“先马，其每(悔)，雨。”^②卜辞简略，卜问让“马”先行，商王会不会后悔，会不会下雨。国图甲骨 11159 (《合集》27945) (图 18) 为牛胛骨较大残片，存一条完整卜辞：“戊申卜：马其先，王兑(锐)比。大吉”。戊申日占卜，卜问“马”先行，王急速跟上好不好，卜兆显示“大吉”。国图甲骨 13571 卜辞中“先”在“马”前，恰与后世文献中“先马”相合。后世“先马”又写作“洗马”，汉代时为负责太子出行时前导的官员，应该就是从甲骨文里的“马先”“先马”演变而来。



图 16 国图甲骨 2574 (《合集》27948)



图 17 国图甲骨 13571 (《合集》27951)

^①李健胜：《家马在殷地的活动与晚商战争》，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24年第4期。

^②因《合集》27951 拓片不清晰，诸家释文多误释“每”为从“𠄎、中”的“夙”字。



图 18 国图甲骨 11159 (《合集》27945)



图 19 国图甲骨 10808 (《合集》27882)



图 21 国图甲骨 10790 (《合集》27881)



图 20 国图甲骨 11633 (《合集》5710)

卜辞里也记录了负责管理“多马”的职官。国图甲骨 10808 (《合集》27882) (图 19) 为龟腹甲右甲桥部位残片, 存一条残卜辞: “□来告大方出, 伐我自(师) … 惠(惠) 马小臣[令]…” 有人来报告敌方邦“大方”军队出动, 攻打我方军队, 商王命“马小臣”处置。“马小臣”是管理“多马”的官员。国图甲骨 11633 (《合集》5710) (图 20) 为龟腹甲残片左甲桥及左后甲部位, 存一条卜辞: “贞: 多马亚其出(有) [𠄎(忧)].” “多马亚”可能是负责“多马”的次级官员, 地位低于“马小臣”。这条卜辞是商王专门卜问“多马亚”有没有灾祸。国图甲骨 10790 (《合集》27881) (图 21) 为牛胛骨残骨条, 存 3 条卜辞: “丙寅卜: 惠(惠) 马小臣…” “惠(惠) 戍、马、冒乎(呼) 颈, 王受又(有) 又(祐).” “王其乎(呼) 颈, 受又(有) 又(祐).” 这片甲骨也提到“马小臣”, 同时也提到商王令“马”等从事军事行动。“颈”字作“𠄎”, 与甲骨文“允”字类似, 之前多释为“允”, 但字形有别, 且在此甲骨卜辞中作“允”讲不通。冯胜君先生认为字形为标记人脖颈处, 释此字为“颈”^①。但此字在句中意思不明, 应是一种军事相关动词。《合补》8972 有“戍颈, 髟御事, 来[乙]…”, 《屯南》463 也有“戍颈, 髟御…”, 皆可证“颈”为一种军事相关动词。“冒”应该也是一种军事武装, 甲骨卜辞中也有“多冒”说法, 见于《合集》6313、12675、14116、20450、20576 几片甲骨。其中《合集》20450 有商王呼令“多冒”抵御入侵方邦之辞, 可证“冒”为军事武装。“戍、马、冒呼颈”正常语序也为“呼戍、马、冒颈”, 商王同时呼令戍、马、冒三支军队执行某种军事行动, 说明当时军情紧急。

^①冯胜君: 《试说东周文字中部分“婴”及从“婴”之字的声符——兼释甲骨文中的“婴”和“颈”》, 复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《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: 纪念谭朴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0年, 第77—79页。